

《老子》语言的模糊性及其翻译的“留白”

杨文滢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老子》语言的模糊性表现在词汇、句子和篇章三个层面。这种模糊性是与中国哲学和美学思想不可分割的。因而在翻译时,可采取“留白”这一方式。

关键词:《老子》;模糊语言;道家学说;翻译;留白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4-0579-04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虽然任何语言都存在模糊性,但是,各民族在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必然反映为特定的语言模糊性。汉字是平面型文字,与线型文字存在外部形态与内部结构上的差异。连淑能^[1]先生在比较中西悟性与理性思维差异的基础上指出,汉语遣词造句成章的最大特点是意合。这种轻形式结构的意合性决定了汉语模糊语言在词义上的多向度与结构上的多维度。

汉语典籍的语际翻译历来是译事之难,《老子》又称《道德经》《五千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著作,也是公认的除《圣经》以外翻译版本最多的著作,但是对于这部经典的翻译,译界为数不多的讨论局限于译本优劣的比较与文化词的误译,未有对其模糊语言内蕴及其翻译的研究。本文从词汇、句子和篇章三个层面分析《老子》的模糊语言特征,结合英汉语言的差异评析模糊内涵在译本中的缺损,进而从道家语言观着手探讨《老子》的模糊语言与道家思想的内在联系,指出译文中模糊的缺损是中国哲学和美学思想应该怎样被西方读者认识的一种剥夺,主张以翻译“留白”为译语读者保留汉文化模糊语言所具有的意义内蕴和开放性解读空间。

一、《老子》语言的模糊性的特征及其在英译中的缺损

(一) 词汇层面

《老子》词汇层面的模糊性表现为核心概念阐述上词义的宽泛性、隐喻性和空缺性。如其最高范畴“道”,全书中共计七十四处出现^[2],但各处之形貌神韵不尽

相同:“道”是“一”^{[2](30)}是“有”^{[2](3)}是“无”^{[2](3)};若“母”^{[2](53)}若“牝”^{[2](14)}若“谷神”^{[2](14)},谓“大”^{[2](53)}谓“朴”^{[2](59,67)}谓“天下根”^{[2](14)}。老子给道取了许多名,但又说“名可名,非常名”^{[2](3)}、“道常无名”^{[2](67)}。恒道究竟为何物,历史记载中上至皇帝下至诸子百家,众说纷纭。《老子》所有“道”之“名”的产生,皆是感悟性思维的产物,具有抽象与具体、体验与概括、类比性与整体性相结合的特点,总体概念取象于天、地、人之和谐统一。“道”是构成世界的本体;是创造宇宙的原动力;可无形也可有形;万物生于道又归于道;道是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是人类行为的准则。如此丰富的含义,必言难尽意,因此老子选择了一种介乎言传意会之间的模糊界说:“道可道,非常道。”而Arthur Waley^[3]和Victor H. Mair^[4]将具有神秘包容力的“道”译为“The Way”,浅显对应使“道”的东方蕴涵丧失殆尽。

(二) 句子层面

《老子》的句式特点是大量的零句与整句组合,形式复杂多样又整齐匀称,对偶、对照、排比、反复等修辞的运用成就了全文的韵文特色,使之摆脱语法的形式局限;为追求字数相等的上下联,单句一般为无主句和省略句,而复句也少用或不用关联;这就使得主体与事件以及单句间的逻辑关系呈现多元潜势。

如三十五章:“执大象,天下往”^{[2](73)},意为:谁掌握了“道”,天下人都将投奔他。但前一个单句主语缺位,两句关系形似并列,主从难辨,一眼看不出其各有主体。Arthur Waley 译为:He who holding the Great Form goes about his work in the empire.^{[3](86)}误以为两部分之动作出自同一人。又如第二章中的:“天

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2](5)}Paul J. Lin 的译文是：When all in the world recognize beauty as beauty, it is ugliness.^{[5](8)}译句将原句模糊的语法关系明确化，但以“it”指代“beauty”，句意被误解为“当所有人都以美为美，则美就是丑”。译界一般肯定韦利的译法：It is because everyone under Heaven recognizes beauty as beauty, that the idea of ugliness exists.^{[3](12)}笔者认为其译也偏限了原文意义。矛盾对立是老子哲学的魅力所在，此句应有两个深层语义结构：第一，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观念就产生了。第二，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是因为有丑的存在。所以，韦利译出了前因后果的关系而没有表达出对立面共存的意思。

(三) 篇章层面

《老子》凡八十一章，分卷上《道经》、卷下《德经》，但卷章之间并无明显的逻辑顺序、各自独立。布局跳跃灵动，谋篇舍事言理，基本无人物和故事。篇章内观点的呈现不依严密的逻辑推导，多以主观领悟与形象比拟阐述和概括主旨要义。为了揭示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相反相成相依赖的辩证关系老子采用了大量骈偶结构组织话语；而骈文的特点是被论及的关系以对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和条件，其意义和功能只有在系统的观照下才能明白^[6]。

如第十八章第一句：“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2](39)}Mair 将“仁义”、“孝慈”、“忠臣”等加上引号：Therefore, when the Great Way is rejected, it is then that “humanity” and “righteousness” show up on the scene; When the six relations are not in harmony, it is then that we hear of “filial piety” and “compassion”; And when the state is in chaos and disarray, it is then that there is praise for the “upright officials.”^{[4](36)}这样的处理堵塞了原文的多条“意脉”，势必误导英语读者将“仁义”、“孝慈”、“忠臣”片面理解为反语；其实原文的复句全部以单句形式铺排，既无任何结构关联提示，也略去对正反价值的主观评价，解读空间很大。结合道家的辩证法，我们可以从中理出多层含意：第一，社会道德机制中越是欠缺越是宣讲的规律；第二，家庭纠纷、国家混乱对“孝慈”、“仁义”、“忠良”的反衬；第三，正反价值相激而生、互为契机。

二、《老子》模糊语言的蕴涵和翻译的“留白”

语言的模糊性来源于人类范畴化的意识活动。模

糊性产生的根源不仅在于语言本身，而且在于语言使用者与语言所反映的客体之相互作用。从上述例释已依稀可见《老子》模糊语言所具有的外在语言形式与内在心理感悟的民族性。要确认汉语模糊语言的内涵和价值，应透过模糊语言的形式探讨道家语言观。

(一) 老子的模糊立言方式及其哲学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魏晋时期有一场言意关系的玄学辩论，其中言不尽意论的始祖是老子。《老子》全篇多处论及道与语言之关系，从开章明义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可读到老子对语言之局限性的认识：恒道是不可言说的，一落语障言荃，便于天机有损。对于在形而上的范畴中无处不在、无往不能的“道”，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2](118)}的静观默悟能突破语言“能指”的局限，达至无限的“所指”。他从“名”的框限看出语言策略的危险性，指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2](166)}、“多言数穷”^{[2](12)}。老子理想中的表达是不立文字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2](88)}，他主张“行不言之教”^{[2](5)}，但又深知这样的境界“天下希及之”^{[2](93)}；不形之于音象、文字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因此，老子选择了一种介乎言与不言之间、颠覆既定语义的立言方式，以“希言自然”^{[2](49)}、“有无相生”^{[2](5)}、“大辩若讷”^{[2](96)}、“正言若反”^{[2](160)}，达以少求多、虚实相生、以易胜难之效。叶维廉^{[7](98)}认为，道家语言“跳脱大部分语言中定向定义的指义元素，让字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老子的自评是“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2](145)}，在“易知”与“莫能知”之间蕴藏着意义的潜在多样性和开放性，使语言经由接受者摆脱直指性、封闭性与执滞性，此为老子以模糊立言的用意所在。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表达的是人的自我意识。人性在生成和展现自我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哲学具有同样不定的本性，道家思想的优势在于其建言立说方式前瞻性地把握了哲学的这种不定性。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是，中国道论不依靠概念体系中严密的形式逻辑来规定内涵，注重的是主体参与的悟觉思维；道对物的超越是内在性的超越，求真悟道不是规约性的推理论证而是身体力行的意义建构。老子的语言观是“道”在语言领域的一种转换，其模糊语言是以语言释“道”的优选方略——以模糊赋予文本以内在生成机制，构成“道”对读者颖悟力的持久召唤。《老子》之所以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正是由其思想底蕴的无限可深人性决定的，其中，模糊语言所设置的意义空间功不可没。因此，译文中模糊的缺

损是对道家思想应该怎样被西方读者认识的一种剥夺,译本中意义空间的保留问题是一个与文本转换同等重要的课题。

(二) 汉语模糊语言的翻译:留白

正如语言观决定立言方式,对语言意义的解读取向亦会左右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翻译行为。关于模糊语言及其翻译策略的问题,国内学者近年有为数不多的探讨。余富斌^[8]针对英语文献的模糊语言提出模糊对模糊、精确对模糊的翻译方法;赵彦春^[9]提出翻译的模糊对等;毛荣贵、范武邱^[10]就美学意义上的模糊概括了以精确译精确、以精确译模糊、以模糊译精确和以模糊译模糊四种基本翻译手法;邵璐^[11]以《达·芬奇密码》为例探讨如何以“模糊”译“模糊”。笔者认为,已有研究所涉及的文本特征不能涵盖汉语典籍《老子》模糊语言的特点、内涵与价值;道家精神的投向既是哲学的、政治的也是语言的、美学的;道家思想对汉民族语言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老子》是汉语言文化的一个典型样本,汉语的模糊性具有民族性。因而,汉语典籍的模糊语言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有形的文本来探讨翻译对策,而应该把注意力投放于原文表层形式下的意义层次与译文表层结构的意义蕴合力。基于这层认识,我们认为惟有兼顾传译与接受、融汇中西美学精神的“留白”能使汉语的模糊语言翻译走出思维的困境与方法的窘迫。

“留白”是中国诗、书、画推崇的艺术手段,可略解为于言、形、象之外预设意义、神韵和意境,其思想源头是道家的“有无相生”、“无为而治”。基于道家美学的语言“留白”理念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语),是“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司空图语);前者要求用最少的语言单位表达最大限度的信息量,后者要求留存无表达处的表达,这也正是汉语模糊语言高度凝炼又高度玄虚的依据所在和追求所向。中国“留白”美学的终极追求是“境生象外”,正因为认识到言与意不可能完全同步,惟有待“留白”去唤起联想、扩展意义、激活意象。无独有偶,西方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塞尔用“不确定性”与“空白”的概念阐述文本与读者的关系,认为文学本文应具有结构上的“空白”,此“空白”非“白”,而是“无”中生“有”,让读者在接受中再创造与想象。

中国文化的“留白”,用西方文化的接受理论诠释,于作品本身是基础结构,于读者是“召唤结构”。将这一中西合璧的理念引入对汉语模糊语言的翻译则应是:既传递意义又预设意义空间,使译文吸纳而不是隔断目标语读者的创建性解读。要做到这一点,对

转换后的语言形式的要求不是低了而是更高,因为只有净化了的形式才能做到“以形写神”、“以实出虚”。但“留白”并非只是处于翻译终端的一种处理手法,“留白”是介于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间的一种中介机制,调节着文本与译者、译者与翻译手法、文本与译文读者等种种关系。把握了这一点,我们的翻译思维则不必对可译性与可接受性的问题作静止观,也不必人为设置方法的规定性。法无定法,关键在于如何把原文的信息空间转换至译文。如《老子》第三十一章:“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2](65)}, Paul J. Lin 译为: Fine weapons are the tools of evil, all things are likely to hate them^{[5](48)}. Waley 译为: Fine weapons are none the less ill omened things. People despise them, ^{[3](78)}韦利的“People”似乎比“all things”更接近“hate”之常理,但笔者认为两种译法都因坐实而拘囿了意义空间。“物”作名词在汉语中具有多重语义,根据《列子·黄帝》“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是故有“物伤其类”、“物竞天择”之说;兵之不祥为一切有貌象声色者所厌,所以笔者认为若将“物”译为“all”才不至流失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内涵。《老子》模糊语言的价值虽不为译本关注,但细心研读译本,也能寻得一些无心插柳的“留白”佳译,如 Paul J. Lin 译“道”和“德”为“Tao”和“Te”,以音译留住了东方韵味与道学玄思。美国韦氏词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和英国 Chambers 20th Century Dictionary 现均已将 Tao 作为英语语言的一个词条收入,说明“道”的内涵正随 Tao 一词被西方世界接受。Arthur Waley 译“曲则全,枉则直”为: To remain whole, be twisted, ^{[3](56)}保留了原句的张力,也就保留了句意的多维指向;其另一佳译“What Tao plants cannot be plucked, What Tao clasps, cannot slip”^{[3](118)}(“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2](114)}),直接移植原文隐喻,摈弃解释性翻译与注释,较好地保留了原文的象外之境。Waley 曾表示,其译《老子》功夫不是花在译文形式上,而是致力于精确再现原文的哲学思想^{[12](14)}。他有所不知的是原文的模糊语言形式恰是其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借用《老子》的语言来概括模糊语言的价值与翻译“留白”的宗旨即是:“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2](24)}

三、结语

模糊语言的意义未定性决定了译法的多样性。“留白”与否?如何“留白”?操作的关键在于其模糊语

言(形式亦或内容)是否构成、如何构成译文文本的意义生长点。汉语典籍的模糊性意味深长,系中华文化神韵所在,作为译者不可因忽视和怠惰任意亏损之。文化语境的融合使译语读者的接受力在不断提升,翻译“留白”使汉语经典在时空上进入不断演进的经验视野,通过读者的接受之维使其价值与生命的永恒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 [1] 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 [2] 靳永, 胡晓悦. 老子[M]. 武汉: 崇文书局, 2009.
- [3] Arthur Wayley. 道德经[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 [4] Victor H Mair. Tao Te Ching: The Classic Book of Integrity and the Way[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0.
- [5] Paul J Lin. A Translation of Lao Tzu's Tao Te Ching and Wang Pi's Commentary[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7.
- [6] 潘文国. 汉英对比纲要[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1997.
- [7] 叶维廉. 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98
- [8] 余富斌. 模糊语言与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 49-52
- [9] 赵彦春. 语言模糊性与翻译的模糊对等[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4): 9-13
- [10] 毛荣贵, 范武邱. 语言模糊性与翻译[J]. 上海翻译, 2005, (1): 11-15
- [11] 邵璐. 跨文化交际中模糊话语的留存与磨蚀——以《达·芬奇密码》为例[J]. 外国文学研究, 2007, (4): 97-104.
- [12] Waley Arthur. The Way and Its Power: A study of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M]. London: Allen & Unwin, 1934.

Fuzziness of the version of *Lao Tsu* and “blank-retaining” approach in translation

YANG Wenying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Fuzziness of the version of *Lao Tsu* can be found at vocabulary, sentence and discourse levels respectively, and it is integrated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thus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employment of the approach of “blank-retaining”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fuzzy language; *Lao Tsu*; Taoism; translation; blank-retaining

[编辑: 颜关明]